

陆有斌 著

夜郎秘境

贵州民族出版社

夜郎
秘境

陆有斌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夜郎秘境 / 陆有斌著.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5412 - 1639 - 8

I. ①夜… II. ①陆…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S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9212 号

夜郎秘境

著 者: 陆有斌

出版发行: 贵州民族出版社

地 址: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 0851 - 6826871

传 真: 0851 - 6829260

电子邮箱: gzmzchs@yahoo.com.cn

印 刷: 贵州创兴彩印厂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mm 1/32

印 张: 5.5

字 数: 150 千字

定 价: 22 元

书 号: ISBN 978 - 7 - 5412 - 1639 - 8



序

对于赫章,我是在骨子里铭刻着的。尽管生长在它之上那巴掌大的一个小山村,却也经一叶而阅尽秋色。小时的相关记忆,除了初春艳在庄园中的一树桃花、仲夏挂在浓阴里的一片蝉声、深秋码在田地间的一溜草垛、隆冬压在山巅上的一场白雪外,就是透过山墙摇来荡去的柳影和柳梢头缺缺圆圆的冷月,就是我认为应当忧思满怀但她却笑靥如花地飘过阡陌的姿影和细碎的足音。后来去了学堂、去了县城、去了那些窗明几净的办公场所,才知道赫章还有着贵州最高的山;乌江、横江最源头的水,还有运筹乌蒙山回旋战的幄幄,以及将军断臂换来的红色经典;才知道头顶蓝天白云,脚踩秦砖汉瓦的山民能走路就能跳舞,能说话就能唱歌,有着醉人的风情和习俗。

对于夜郎,我是在睡梦里叨念着的。守着黄土下神秘的套头葬式和精致的铜釜铁钎,守着传说中尘土飞扬的战场和柔情似水的爱恋,在古籍整理办那摞泛黄的经卷里,坐化成一枚枚文字一张张图像;在文物管理所那间严实的库房里,让铜牛灯虚无的焰火烧制成一块能够划破历史血管的陶片。于是,看见了武益纳、武多同泉勇战姿下的许多亲情,看见了只想煨一壶茶等着远行人的归来,然后生儿育女、然后慢慢变老的楚娜蒙,看见了将一块头巾长久地挂在窗棂上的阿桑以及她飘荡在九营十八寨上空对勒乌阿古不尽

的思念。若干年又若干年，金戈铁马的英姿，拼葬荒丘的豪情，在一茬又一茬掐弹得破的油菜花中越行越远、越飘越淡。酒冷、诗残、梦断。之后，一场初春突如其来的雪彻底将夜郎所有的恩恩怨怨盖严。

着手写有关赫章、夜郎的文字，起初是想通过对出土城址构建的描述，证明夜郎在可乐。但当我走进可乐、走进辅处，走进烟雨九龙山，走进夜郎石林及万亩莽山，走进古今交错、虚实更替的人物和景致时，我才明白，那是考古学者和建筑学者的事，不是我们能够完成的，我能完成的仅是以小说的方式来丰满对夜郎的不尽想象。

很多人都说，相见难，相识难，相知难上难。佛亦说，仅仅就是为了今生擦肩而过的一次回眸，不但得耗尽前世修得的因缘，还得预付来世所有的善果。也许是因了进入夜郎、进入夜郎的人和事，该耗尽的耗尽了，该预付的预付了，才有着强烈的臆想，以及莫名的失落和怅惘。那些年白日里俗务缠身，一晃就过了，但漫漫长夜总是难熬，常常是上半夜想起睡不着觉，下半夜想起还是睡不着觉，于是借着关于夜郎零星记忆，继续按自己的方式去诠释乡情和念想。一方面，大量去描绘云波诡谲的可乐云海、高入云天的贵州屋脊、奇石密布的夜郎石林、烟雨雪霁的九龙大山，以及灵性十足的乌江、横江；去描写生长在这片土地之上的生灵和文明，感受他们的风情习俗、喜怒哀乐。一方面，全身心地走近楚娜蒙、阿桑、赵敏和竹子的内心，去触摸她们的亲情和爱情。但风情万种的楚娜蒙在雪花飞扬的九龙山上终结了她的千恩百怨；阿桑也将自己化成一只蝶永远停歇于绣在那方头巾间的油菜花上；红衣白裤装饰着许多人年少轻狂的梦的赵敏，也不可能再在夜郎遗风酒楼的顶上举一把小伞，长久地朝可乐坝子的方向张望了。

该过去的都过去了，该依附于生命之上的依然不依不饶的依附，毕摩说，一切的一切都在有意和无意间。





想想也是。

这本书之所以要出版,是因为有那一大把难舍难断的乡情和感念;之所以能出版,是因为有那一大群不离不弃的乡党和友人。一并谢了。

是为序。

陆有斌
2009 年春



夜郎秘境

陆有斌

(一)

可乐是现代人的说法,给它具体的定位是贵州省赫章县的可乐乡,山绕水迢,云裹雾缠的静幽之地。再具体点说,它就是可乐乡政府的所在地,一个面积大约 10 平方公里的峡谷地带。当然也不全是,准确点说状似的应该是一支羽毛球拍,周围的山也不是那么一壁的连过去,而是高低错落,欲连还断。每一道从山顶往下延伸的脊梁宽厚不一,随意弯曲,有的中途一闪便没了踪影,有的直抵谷底,有的临近谷底时那么转了一下头,露出了很好的造型。懂风水的人说那叫万马归槽,或者说是群猪下坝,但上辈的上辈老人传下来的是九十九条龙下四川,还有一条回首望云南。总之是一块风水宝地。

羽毛球拍样的可乐坝子平平坦坦,肥沃的土地上生长出极为养人的五谷杂粮,也生长出一些奇形怪状的山丘,在“球拍”接近顶端偏左的地方突兀地生长着一个乌龟样的小山,龟身高耸,托的是青天白云,球拍与之相对不过百米的是一座在风水学上被称作印堂的土丘,正前方高出地面百余米,势如斧削,偶尔从石隙间生出几株矮松来,便有鸟类栖于其上,临空而鸣;山丘左右两侧地势

稍缓,大胆的山民便开垦出少许的地来,东一块西一块的,都不过巴掌般大;从后面往上,地面就平缓得多了,一条小路弯弯拐拐将到山顶的时候,那地势忽然落矮下去,落的幅度不大,一阶一阶的,形如看台,中间场地异常的平坦,若是都种上庄稼,那种层次感就越发的惹眼了。

世人尽知的滚滚乌江,不屈不挠地挤破高山峡谷的挟持,日夜奔向前方,繁衍生息着两岸的生灵和文明,然而面对时而吼声雷动,时而静如处子的江水,很少有人去追溯它的源头,事实上从可乐坝子那尊寿龟的尾部沿左朝一个叫渣堡冲的峡谷往里走,到不远处一个叫兴旺的彝寨,便看到一涓清澈的细流欲断不断坚韧地往前流淌,最先有流水与它交汇的地点就在可乐坝子里,那时蟒洞沟、舍虎梁子、麻腮河三处流过来的水从不同的段位绕寿龟一圈后在其头部汇合,然后流经那座横空出世的印堂土丘顺着“羽毛球拍”的把柄一路前行。

不管可乐那山形是万马归槽也好,群猪下坝也罢,抑或是上辈老人们说的九十九条龙下四川,终归都是冲着在可乐坝子里蜿蜒前行的乌江流水而来的。那江水常年倒映着流云飞鸟,皓月青天。河边杨柳依依,飘来荡去,夏日里青苔已经长很长了,被流水梳理得十分的伸展,也有荡出水面来的,是极嫩的那种,蝌蚪则密密的一堆一团的静在里面,偶尔一点掠水的响动便四下里乱窜。岸畔的稻田碧绿的长着稻子,长身子的蜻蜓扑腾着薄得透明的翅膀上下翻飞,贪玩的孩子在一根长长的棍子上端固定一个小铁环,在屋檐后找一个厚实的蜘蛛网罩上去,便追捕蜻蜓去了。他们站在田坎上屏息凝气等着蜻蜓的飞来,可那耐性十分的不够,最后扑过去,不小心掉进水田里,弄得一双脚全是泥。这时他们多数是不会哭的,而是悄悄跑到涟漪清浅的河边洗净脚和鞋,然后赤裸着仰躺在沙滩上,将被阳光暖了了的细沙一把把往身上放,抑或在河边的草丛间找光滑的石子打水漂。他们的大人在田地里躬身除草,好





半天才直起身子向他们玩耍的方向张望，长声吆吆地喊他们泥土一样朴素的乳名，喊答应后，就反复叮嘱他们玩耍时要小心一类的话。

除却寿龟之上的寨子外，坝子两边依山而建的农舍，三五家一处，也很是稠密。梨花开的时候，所有的房屋都被一片素白包裹着，白是主线，是那个时节深蓝的天底下唯一的云朵，有稀有密，有浓有淡，偶尔有一树粉红的桃花点缀在里面，如火如荼。花下很少有人，要有也是那匆匆的路人抑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一手巴着梨树，一手在额前搭成凉棚纵目远眺，白发飘扬于风中。她的前面是一只壮实的黑狗，立着双耳站得很有架势。梨花自开自落，落的时候纷纷扬扬，乱花扑面。

深山更深处的可乐，有许多事物是极其奇特的，在凤凰窝背面的山腰间有一个岩洞，洞并不神奇，甚至说与其他的洞没什么两样，但能传开来主要是它里面有一个石嘴，含着一吹，全可乐都能听到那种呜呜之声，同时有颤动的感觉，老人们说要吹响它得有缘分。缘有深有浅，修为有高有低，这就不是任何人都吹得响的了。它附近一个村子里有一位老人吹响过，许多人都能证实。距此不远的的一个山洞里有一对石喇叭，每逢村里有人办红事白事，那喇叭都会响起来，后来被人敲了一支，另一支也就哑了。当然在可乐最奇的还得数云海，那是至今仍令人无法破译的密码。

可乐云海只在蟒洞沟、舍虎梁子、结构梁子一侧的山梁之间，也就是说只笼罩着那一个状似羽毛球拍的地方，其他地点，哪怕仅仅隔着一条沟一道坎也不曾有云雾。那云雾没有固定的从一个地方漫溢开来，而是瞬间就布满了它所占据的空间，也可以说是同时从每一个山谷和村庄渐渐漫溢上升的，因而在那些山峦一寸寸相继矮下去之后，就是这清一色的云雾变化着人、兽、物状，时大时小、时长时短，有的久久停留，有的乍现即逝，一如那无边空阔的、看不见岸也看不见礁的海，时而巨浪翻滚、汹涌澎湃，时而水波不

兴、平缓温驯。云雾中最容易闪现的是龙虎图形，那条犄角枝枝桠桠，两眼圆瞪，还缀两络胡须的龙，身子弯来拐去，从结构梁子那端游向蟒洞沟一侧的山梁。神龙见首不见尾，尽管它在云海里钻来绕去，始终看不到它的全貌。虎则是蹲在稍微高一点的云雾之上的，膘肥的身子短而圆实。左前脚跷着，张开的嘴里是两排摄人心魄的牙齿，大概是在吼哮吧。可乐的云在半山腰不高不矮地飘着，蟒洞沟、舍虎梁子、结构梁子一侧的山梁像是三根各把一方的擎天柱，云海始终漫不过它们的顶峰，因而站在其中任何一个之上都能看到头顶青天悠悠，时有残月西挂，东边起先是一轮淡黄的朝阳，仿佛是用纸剪贴上去的，没有任何温度和光泽，也不见它攀升，可就在不经意间，便见万道霞光照透云雾，直晃人眼。而在云雾之下，却又是一个清清爽爽的世界，村庄与村庄遥遥相望却十分清晰，农家的屋顶还冒着袅袅青烟；挑水的农人三三两两的穿过田坎，齐腰深的庄稼迎风摇摆。云雾的消散也是在瞬间，而且不留任何痕迹。那时碧空如洗，万里无云，太阳发出耀眼的光芒远离东山之顶，农人也陆续的走进了田地。

依山傍水修房建舍、娶亲结配，耕田种地，看云聚云散、花谢花开。千百年来，可乐以同样的姿势重复岁月，重复着一种安闲和恬淡。

(二)

荞麦花开了又谢了，布谷鸟催生了无数茬的玉米秧子，和所有崇山峻岭间的村落一样，可乐人在无序的时日里悲欢离合、生老病死。但可乐人又与外界有所不同，那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那块黄土除了能生长五谷杂粮外，时不时地还会露出一些玩意儿来。

那些玩意儿用业内人士的话讲叫文物，他们形容可乐人生存现状用的一个词是“头顶蓝天白云，脚踏秦砖汉瓦”。但砖瓦并不





稀罕,尽管上面有牛车纹、马车纹、几何纹、甚至发髻高挽、长衫飘飘的女子吹之弹之、舞之蹈之图案。这些砖块的作用不过就是砌猪圈、茅坑抑或是垫一下门前晒坝里的小水坑而已,他们觉得实用的是那些金属或者是陶制的缸缸罐罐,他们在犁田、修地坎、挖屋基或者雨水下久了垮了一道地坎、冲出一条水沟都可能获得铁的、铜的、陶的器皿,那上面也有很好看的纹案,破损的自然就不要了,好一点的拿回去盛点土栽花种草,或者做了酸菜坛子、做了米缸,或者干脆做了小孩子的尿壶。那于年轻一点的人来说,他们最希望得到的还是那些刀剑、铜棘黎,那一定是上古战场上使用的兵器,“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认不认前朝无关紧要,他们握着那些锈迹斑斑的刀剑,也能够吆五喝六的比划一番,过一下江湖侠客的瘾,而很容易就能拾得的五珠币,小孩子们就用一根红毛线串着,挂在脖子上当饰物了。

这样的日子不知持续了多少年。

公元 1958 年的一天,赫章县可乐区群众在冬修水利的土地上挖出了一件铜器,稍有点文物知识的人将之上报,经贵州省文物部门鉴定,认定为战国时期铜鼓。这一爆炸性的消息惊动了史学界和考古界,一时间,各路专家驱车前往可乐,见到历代百姓挖地基、修地坎、犁地耕田弄出来到处乱堆乱放的“破铜烂铁、残砖断瓦”都分明是极具考古价值的文物,也就是从那时候算起,贵州省、毕节地区、赫章县考古部门先后在可乐进行九次考古发掘,共发掘古墓葬 386 座,出土各级各类文物 8 000 多件,其中属“国宝”的国家级文物铜釜 1 件,国家一级文物青铜剑、鼓形铜釜、青铜牛灯、铜鼓等 50 多件,国家二级文物立耳铜釜、青铜蛙等 200 多件,还有大量陶器、铁器等国家三级文物,同时发现了除套头葬之外的套足葬及用石块先砌墓石的“石棺”墓葬,在国内实属罕见。而在不到 1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发现有 3 处古战场以及古遗址、古墓群多处。

1960年,赫章可乐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赫章可乐古墓群被国务院列为第五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可乐遗址古墓群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2年可乐遗址古墓群与西安秦始皇兵马俑等六大考古发掘代表中国考古的最高成就,举世瞩目。

赫章可乐考古发掘的文物集中反映2000多年前这个地区的夜郎文化和汉文化。对研究其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农耕、交通、民族、文化、生活等多个领域都具有实物佐证作用和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被有关专家称为“夜郎文化的发源地”、“夜郎青铜文化的殷墟”、“贵州考古的圣地”。

专家们提到了夜郎文化,我们自然就无法避开那个因了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而闻名遐迩却又不经意间神秘消逝在历史某个拐角处的夜郎古国。

夜郎古国是秦汉之前,与巴、蜀、滇、楚国同时代的西南地区最大的方国。《史记》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牂榆、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后汉书》载:“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者,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各立君长。”也就是说夜郎国疆域覆盖今贵州省大部分地区,东至贵州印江县、剑河县,西连云南沾益县,北到四川省川南县,南邻广西红水河,有精兵十万,沃野千里。

《史记·正义》曰:“西南夷在蜀之南,今泸州南大江南岸,协州、曲州本夜郎国”,《元和郡县志》有这样表述:“协州本夜郎国,武帝置朱提县,今协州即犍为郡之南广县”、“曲州本夜郎国,汉武帝于此置朱提县,属犍为郡”。《史记·正义》、《史记·索隐》、《汉书·孝安帝纪第五》分别有“曲州、协州以南是夜郎国”、“荀悦云:夜郎,犍为属国也”、“永初元年(公元107年),戊寅,分犍为南



部为属国都尉”。《续汉书·郡国志》说：“治朱提，领朱提，汉阳二县。”南广县在今云南省镇雄县一带，位于贵州赫章可乐之北，朱提县在今云南省昭通市一带，位于可乐之西北。通过记述，赫章可乐在“本夜郎国”内。

在边角泛黄的彝文古籍里，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关于可乐的记述，那时叫“巴的武阁”，也就是汉文文史志以谐音所记的“巴凡兀姑”，彝语叫“柯保洛姆”，意思是中心大城，与成都、重庆、大理、昆明并为当时西南地区五大名城。秦置汉阳县，汉武帝时划汉阳之东境而置平夷县。《华阳国志·南中志》汉阳县下注：“有汉水入延江。”延江即今乌江，汉水即今从可乐流出的六冲河，由此汉阳县治所在可乐已是盖棺定论的事了。据近年发现的可乐乡境内银子岩摩崖《乌撒邑》记载，县界自今贵州毕节纳雍马摆大岩经毕节野鸭雄营大岩往北而下，议界和镌刻的时间是汉武帝太初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04年申月二十六逢属相羊日。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看《水经》和《山海经》这两本最具盛名的地理学专著。《水经》云：“延江水出犍为南广县”，《山海经》记载：“蒙水出汉阳西，入江聂阳西”，蒙水就是六冲河下流到毕节大方段的木空河。清道光年间刊行的《大定府志》称，乌江入毕节界，经七星关南，江上有桥，也叫七星桥。七星关在赫章县平山乡与毕节市杨家湾镇交界处，岸之左右峭壁耸立，水流奔放冲突，急逾飞矢，此河称为六冲河。《辞海》说：六冲河出赫章县北。按此上溯，不管是从流程或流量，从赫章县辅处兴旺彝寨流经可乐渣保冲那条流水便是乌江的源头了。也就是从渣保冲起，按渣保河、则姑河、赫章后河、麻布河、六冲河这些不同的段位和名称，在赫章县古达乡告别了母体，缓缓注入纳雍总溪河，然后到鸭池河，以纳百川而成其大的精神和气度东北流到贵州省息烽县，从息烽的乌江渡起称为乌江。乌江经思南、沿河等县到四川省西阳县龚滩，折向西北流，在涪陵进入长江，全长1050公里，成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以河流反推之，这可乐与夜郎也就有剪不断的牵牵连连了。

(三)

随便扒开一层表土，我们的目光和思绪都能穿透历史厚重的帷幔，去触摸那个王朝或浓或淡的背影，而那个背影总与“羽毛球拍”样的可乐坝子有关，准确点说与那座龟样的山头有关。

那一段的乌江水确乎是清清浅浅的，像极了流淌过《诗经》中的那条河，时宽时窄的水域间偶尔露出一块光滑的圆石，不知道是不是雌鸠的鸟就玉立其间，美丽的尾巴上下有规则的点几下，便发出了很好听的叫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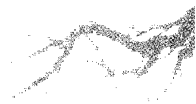
没有落差的水流平缓地弯来绕去，连流淌的声音也似有若无，一旁开阔的坝子地，阡陌纵横，有时两路之间相距仅一步之遥，却头一拐弯弯绕绕地去了老远再折回来交织在一起。晴天的早晨，总不失淡淡的河雾袅袅娜娜，散了开去。

在河之洲也有窈窕淑女，但不是长裙及地，搔首弄姿的那种，她们总躬身在田地里劳作，偶尔直起身用手背擦拭额头的汗水，才能看清那桃花一样娇好的脸。

由于江水左围右绕，整个寿龟山确实就像一只巨大的乌龟顺水而浮，龟的脑壳略略往右一偏，正好就对着那座横空出世的印堂山了，在颈和头因弯曲而形成的那个稍为有些“U”形的地方，从乌江流水岸畔拾四十九级台阶而上，半腰间设了一道城门，城墙用黄土夯就，坚不可摧。门不是吊桥式的那种，而是整块厚木板，往一边推就能开关。门头两侧各修了一座岗亭，四名腰悬弯刀，手握长枪的兵勇均分两亭，两两相对。他们的目光一刻也没离开印堂山后的那个方向。那是一条来路，只要有人一翻上对面的垭口，他们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在龟山的颈和头顶，地势最为平坦宽阔，上面建有一溜的房





屋，一色的青砖红瓦。最前面是四棵需五个大男人牵手方能合围的立柱，两高两低，顶着延伸出来的屋檐，立柱上雕有祥云盘龙，那龙眼圆睁，龙须直立，龙口大张，一幅吞云吐雾，唯我独尊状，让人未曾逼视，便气为之慑；在中间两棵高大的立柱前各置一立虎石像，石雕比人尚高出一头，后腿曲蹲，前脚粗实有力，利爪如钩，确有虎视眈眈的威武之感。

从两虎之间往里走，便进入一道宽大的拱形门，门的内核是质地极好的手臂粗的木材，周边用青铜包裹；门环用螺纹型的铜质材料铸就，每个上面均铸有两只飞鸟，那鸟是写意的，既有鹰的矫健，又有八哥的聪慧，还有燕的妩媚，两只鸟相背而立，展翅欲飞，将一个固态的门赋予了灵性。

进得门来便是一块宽大的院坝，左右两侧各砌有一幢两层的楼房，全是木质的，转角梯子已踩踏得锃亮，人走在上面，便发出咚咚的响声，屋后有屋，三进三出，越往后建造得越精细，就有了住家户的感觉。屋后厚实的围墙上都开了一道门，门外面设有哨兵，他们站在四棵木柱支撑的高亭上，刀不离手，看上去威风凛凛的。大院坝左边是三株杨柳，形成不规则的品字状，每株柳影婆娑，投下一大片浓阴；右边却是一蓬花椒林，枝节相互穿透，五黄六月，花椒籽一串一串的红着，忍不住就伸手去摘上几颗，也忍不住丢上一两粒在嘴里，直麻得周身都木了。左边栽杨柳，右边栽花椒，这是典型的西南部山区庄户人家的居家环境，但这两种树木一长在这庭院里，难免就多出几许庄严来了。

正房自然要高大雄伟一些，檐是那种四角向上的檐，每个檐上都置一只小老虎，房子正顶上是两条游龙，相对而视，它们中间是一个滚圆的火球，能够感受到那熊熊火焰灼人的温度。正房与两边楼房以曲形的木质走廊相连，走廊上设有防雨防晒的檐，檐下的支撑柱、檩和横担上都雕有不同的图案，有人物鸟兽、花草树木，无不形态逼真，惟妙惟肖。

正堂大厅全凭两排立柱支着，没有任何隔层，视觉就闪得宽，正中靠墙的地方设了把靠椅，虽没有虎皮或豹子皮一类的兽皮铺垫，却也让人生畏。它前面分左右两边排了一些圆型草凳，颜色不尽相同，想来进入大厅的人都能找准自己位置的。

转到正房的后面，是一个小花园，里面花草、树木、奇石错落有致，摆放得恰到好处。中间有一条青石铺就的小路对着一道门延伸出去，那门也有兵勇把守，却只有两个，精力似乎也没有前门那几个集中。

围墙外是缓缓的坡，一直往上便是寿龟的背脊。那时寿龟山背脊高耸，粗大的圆木枝节交错，蔽日遮天，苍劲的虬枝抵破板结的黄土，根盘根的延伸去老远；百年千年的落叶在低洼的地方一层一层的堆积，偶尔有一些潮湿的白色泡沫显现在上面。有经验的人说那是蟒蛇吐的，而且那蛇一定很大，也许就蜷缩在那些需数人牵手方能合抱的空心枯木中，或者就是躲藏在哪蓬刺丛里，警惕地注意着周围的动静，随时准备扑向飞鸟或野兔一类的活物。缠绕在树与树之间的是粗实的藤蔓，单根或数根绞并在一起，长尾巴的松鼠快速地从上面踩过，抖落的松球先后击打在不同的树枝和藤蔓上，最终悄无声息地滚落到松叶里。

以乌江流水为天然的护城河，再于河岸设置外营守护，最后置城墙，设前后左右四门派兵勇把持，中心大城真正的就有备无患了。

(四)

在春夏秋冬无数个不同的季节，我不止一次端坐在印堂山上和寿龟山对视，想象当年建于其上的那座大城是何等的雄浑和固若金汤。也有上了年纪却又无所事事的老人提着一根旱烟袋坐于一侧吞云吐雾，说一些他们上辈老人的上辈老人传下来的关于眼





前这块黄土之上发生的古古怪怪的事。比如说在那龟脊上有五棵参天大树,“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还在,赶乡场就在下面,能够同时让上百人乘凉或躲雨。那时隔三差五,就能听到可乐乡场上蜂子朝王般的嗡嗡声,后来那树被砍了,四山回应的声音也随之而散;还说当年在那龟颈上修可乐粮管所,居然挖出一些厅屋分明的地基和城墙遗址,挖出不少的秦砖汉瓦和五株币、青铜器皿、刀剑等文物。

当然对视也好,听古也好,对于那段尘埃掩隐的历史凭我自身浅薄的学识是很难将之还原的,它在我的心目中就如飘荡在可乐上空的云海一样,变幻莫测,没有定型。后来我去了赫章县彝文古籍整理办公室,去翻阅那些边角破损的经卷,去找专门从事翻译工作的学者,希望能从中寻得一些端倪。一来二去的,彝文古籍整理办公室那个老毕摩和我混得烂熟。老毕摩接近60岁了,在古籍整理办当头,他出版的科研成果不少,有历法的、有占卜的,更主要的是他还研究夜郎古国的来龙去脉,据说已经理顺了,只是和我要写的东西或多或少有些瓜葛,为防剽窃之嫌,他不主动给我们看,我也不便索看。但他还是提供了一捆又一捆我们看不懂的古书,还要求和我实地去可乐,准备把当年建在寿龟山上的大城四至界线给推断出来。这我相信,他有彝文献佐证,胸中自有天地,数十年来从大量彝文古籍中有可能真正找到了打开神秘夜郎古国的钥匙,同时他还有懂阴阳会风水的特长,当地谁家死老人总要请他去做法事,超度一番。凡经他手的,事主一家总顺顺利利,绝没有什么麻烦事,因此在方圆百里都赢得了许多好的名声。

我们去的那天太阳异常的火爆,晒得人头皮一阵阵发麻。寿龟山上已经很少找得到像样的树木了,我们说的像样的树自然是指那些能有些年月的,还能够荫蔽一方的参天大树,至于速生的攀枝和桃梨苹果类的树木在那些房前屋后还是能够找到不少。只是它们都遮蔽不了阳光,显得就有些单薄了。